

514046

X43
YTZ

火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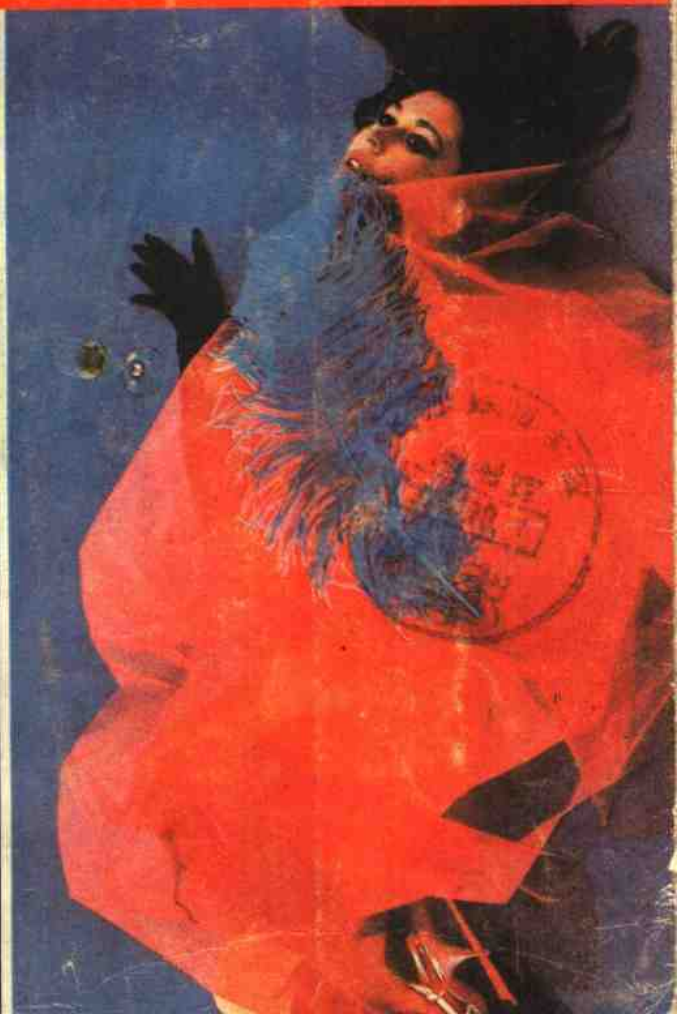
HUONIAO

HUONIAO

〔日〕伊藤整 著·王智新 译·唯美主义·四川文艺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混血的姑娘生岛惠美子坎坷的舞台生涯以及爱情的纠葛，再现了日本妇女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而无法自拔的景象。

HUONIAO



514046

〔日〕伊藤整 著

火 鸟

王智新 译



C0436052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邱季生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火 鸟

译者 王智新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1989年1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

印数 1—3300册

字数 157 千

ISBN 7—5411—0316—0/I·298

定价： 2.50 元

根据西罗多特斯的转述，火鸟为传说中的神鸟，长有金黄色或大红的羽毛，每隔五百周年，在他父亲去世的那天，飞到赫黎奥波里利来，将他父亲的尸体埋葬到当地的太阳神庙中。此外，又据另外一种传说，火鸟隔五百年以后，自己堆筑起柴薪堆，在上面自行焚死，然后又在灰烬中得到新生。

——据《牛津英国文学指南》

• 原文为英文，根据带刀晴夫的日译文转译出。

一 虫蛙的花朵

1

郭沫若

一阵小孩的啼哭声将我吵醒。^[1]每当我一觉得自己还没睡够时，就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恶，并再也不能入睡。我直起身来坐到了镜子前面。面部的皮肤粗糙得很，卸妆后留下的痕迹，用清洁霜擦都擦不掉。要是早晨起来能洗个澡，那就太好了。可是眼下与姐姐一起生活的境况，容不得我那么做。昨天晚上姐姐早就把洗澡水给我烧好了，可等到我回家时，都已凉透。姐姐穿着睡衣起来刚要给我往炉子里再添煤，多亚子在里屋哭了起来。我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便对她说：“行了，姐姐，我自己来，多亚子哭了。”我心中至今还留着尚未愈合的伤痕。孩子的哭声，直撞着那创口。不管是什么样的哭声，孩子的、婴儿的、包括人的、猿的我都听不得。一听到哭声，我简直会发狂。

“哦，是吗。那好，你自己烧吧，烧热了再洗。真讨厌，我一走就醒了。”说着姐姐把炉门咣的一声关上，转身走出了冰凉

的过道。她穿了件睡衣，系着根细腰带，我看着她那背影，象是看到了什么肮脏的生物，直到她消失在门外。女人过了四十岁以后还生孩子，并且由于有了这么个孩子，她便忘掉了自己对男人的怨恨。我姐姐就是个活生生的例证。为此，我总无法原谅她。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脸色很不好看。

我眼前又浮现出我父亲的神态。我与姐姐是异父同母的姊妹，常常连我自己也会把父亲当成“外国人”。昨天晚上，我并没有继续加煤烧水洗澡，而是直接回自己的房间。酒还没有完全醒，在那朦胧意识中，我小心翼翼地脱下了衣服，生怕把它弄皱了，也顾不得伸手去取叠放在枕头边上的睡衣，便一下子钻进了被窝。

这是张什么脸啊！我眼前那张局部被扩大了的脸。这就是一般世人所说的三十岁女人的脸吗？有时看上去肮脏不堪，有时看上去又象是女人生命旺盛之巅。我也许会象西洋女性一样，很早就会衰老起来。我的皮肤白得如同无瑕之白璧。日本女性中也有皮肤白的，但那是东洋人所共有的一种颜色，从有红色混合色中显出来的、不太容易分辨的白色，一般在皙白的皮肤下，都映衬着殷红的血色。而我的则不同了，象是在原本非白色的底色上，被人用白色重重地刷上了一层，白得不那么透亮。头发虽接近乌黑，但仍带有不少褐色成分。在少女时代到二十五岁左右时，我的皮肤可是真漂亮，连我自己都常常为之走神。我常会在镜子前面一连坐上几个小时，用比我高几年级的同学和我的朋友看我时的眼神，注视着镜子中的自我。那眼神象是在看什么既令人目眩、又使人心醉的神圣之物。我实在是太美了，怎么会不令他们产生这种眼神呢。那一阵子，我可真为自己的美貌所倾倒。我那

双眼睛在暗处看上去是黑的，在明处看时又略带几分蓝色，有时甚至会近乎于绿色。两眼之间略微分开的距离，又造成了我的脸庞始终带有几分少女的天真感。这些，我自己也都是很清楚的。日本少女要么是黄皮肤、要么是红色或者是白里透红的皮肤，头发乌黑乌黑的，连眼珠也是如此。我感到她们在看我时，都带有一种向往、憧憬似的眼神，就象是对待西方美丽的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漂亮的精灵。但是她们却又好象很怕我，都不敢接近我。我虽有倾国倾城之姿，但却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人的知心朋友。因为我是西洋女生的孩子？不，不是的。而是我那超乎寻常的美貌使她们无法接近我。她们不敢向我坦白自己的爱慕，或是接触我的身体。对那些人来讲，这些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并且，这些又使我感到百般无聊，逼得我每天都象在演戏一般。我的演员生涯，严格讲起是从那时开始了。七岁之前，我一直和日常讲英语的人生活在一起。但从父亲回国后，我就和母亲二人，不，过了不久又增加了姐姐，三个人全用日语交谈了。虽然进了日本人的学校，周围的人都讲日语了，但进入了女子学校后，我英语的成绩直线上升。最初我感到很羞耻，象是自己那头红发一样，尽量想把它隐瞒起来。但到毕业那年，随着自己变得美丽，开始引人注目时，我对自己的出身也产生了自信。进入女子大学后，我开始主动地培养自己了。日本在向中国开战之前，那家女子大学里还有秘密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还定期举行外语戏剧公演大会。我的容貌和语言能力，在这一气氛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都说我个子高动作有力等，并总以此为口实把男主角推给我。我曾扮演过罗密欧，也扮演过蒂蒂儿^①。并且，在校园生活中，我实际上也充当了主角这个角色。在日本家庭中成长起

来的姑娘们，因为将来要成为毫无个性的家庭妇女，被塞进了一个共同的铸具中培养。她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什么个人独自的情感，总想依靠别人、攀住别人、喜欢在背后议论人。我从没有受到那种熏陶。父亲回国后，姐姐被叫了回来。母亲把这个姐姐看成是自己的附属品似的，总是对她唠叨不停。一会儿说什么：“英美子，你怎么那样走路？”一会儿又说说：“哎，英美子，你那袜子上的别扣，怎么了？”但对我却从不如此。她完全把我当成是人家寄养在这儿的，而且是不同于自己一个阶层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看我时总是带着某种预感和恐惧。她预感到在我的举止中会有我父亲的动作，唯恐从我身上勾起对父亲的回忆。对父亲的记忆保护了我，使得母亲没能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我完全是在母亲的娇惯下长大的。姐姐也逐渐地学会了母亲的那一套，根本不敢管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钱，都按时地汇到正金银行里。这也就是我的钱了。战争越来越近，外汇比价不断上升，二十块英镑可兑换成越来越多的日币了。我好象是在真空中长大似的，母亲啦，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啦，以及同学们对我的客气、期待等都造成了我与他们之间的间隔、空白。而我又只能在这一范围中发展自己。我的英语发音准确、自然，连英语教师都自愧不如，对我另眼相待。从那时起，我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了。只要我一伸手，对方就会不声不响地缩回去。我周围永远是一片空白。这真空状态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感到恐怖。我只好到自己父亲身上去寻找我自己的原型了。但我是被禁止与我父亲通信的。我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在英国。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兰姆^②的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落魄者搅得整日不得安宁的故事。看得我热泪盈眶。从此，我

心头的悲哀又增添了一分，而且这事根本不能告诉母亲。我随意用东西砸姐姐，一连好几天都不和母亲讲一句话。母亲也为之成天提心吊胆，在家里走路都蹑手蹑脚，不敢发出响声来。

我参加了学校里的秘密研究会。一个身穿龌龊不堪的黑衬衣的青年向大家讲解着阶级组成的理论，五、六个同学坐在那儿认真地听着。临走时，他们又给了我几本宣传小册子。我看了几本，并且打那以后就再也不去了。村井和我同班，她天生一张男性般的脸，十分严峻和与此相称的体型。一天，她站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岔开两腿站立在干涸的下水沟沿上，对我说：“怎么了，惠美，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连这个村井都不敢正面与我接近。我简直快成了一个神圣不可接触、又象是污秽不堪的东西了。我“噢”地一下，给她做了个笑脸，用鞋底搓着下水沟那干燥的槽角，真想引用一句刚学到的《裘力斯·凯撒》^①中鞋匠的一句话——“我不过是个替人家补缺补漏的”来回答她。前一阵子，听说要为地下活动募集资金时，我曾给过村井钱，并嘱咐她，“这是给你的。”总而言之，村井已经与我相当接近，只剩下没有向我公开自己的秘密了。当然，我也有好几次都想对她讲，我是很喜欢你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捅破这一层薄纸，并因此而失去了这一与其他同学搞好关系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当时，发现了我，不，严格说来觉察到我的不幸的是一位来教我们会话的教师，一个传教士——划十字架的先生。他在与我说话时，那双布满了皱纹的蓝色大眼睛长时间地注视着我，要比打量其他学生的时间长得多。我呢，则是在下课后，站在远处默默地目送着他那穿着黑色传教服的背影，从樱花树的树荫下，拖

着因神经痛而有点跛的腿，慢慢地消失在校门外。

不过，当老师的影子在大门口一消失，我立刻一个转身三步两跨地跑下楼梯，向校园一角的戏剧研究室跑去。我在那儿是个名角。当时，少女歌剧正处于鼎盛之际。而在这些歌剧中，演男主角的少女都是名牌演员。我在女学校的歌剧中不是扮演罗密欧就是扮演蒂蒂儿，也可谓是红极一时了。并且我的一举一动也完全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对我来讲，学校就是舞台，我的每一微小举止中都充满了自信，不为自己的美貌所拘。我生来就是让人家看的，我要从自我内心的空虚中逃出来，用我的皮肤、表情、动作来生活，不时地弄出点新花样来，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自我。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也许在某一天，我会和划十字架的先生讲话，那样的话，我可能将会变成另一个自我。但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这样的人。万一我如因和划十字架的先生说话，而失去原来的自我，那我就会嚎啕大哭。我是个孤儿、是个没有立脚之地的被遗弃的孩子。就算我哭泣着扑到那位先生的怀里，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划十字架的先生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心、他的思想全在那大海彼岸，在那远隔千山万水的古老文明、古老城市、古老生活中，在那不包括我在内的一大群人居住的地方。他与那个地方有着天然联系的。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在鸦雀啾啾的窗前，看着镜子里我那张卸了妆的脸，象是看什么令人恐惧的东西

似的。镜子外面的我悄悄地觑着镜子里面的我。嵌在皱纹中的尘垢，已经是无法⁴擦洗掉的⁵了。这是多可怕的污垢啊。黄色的皮肤所不怕的东西却被我的皮肤所吸附，并且都生了根。我那张少女时代的犹如荡漾在神圣画卷上辉映着黄金色彩的皮肤，现在到哪儿去了？随着手的移动，镜子里又映出了我的脸型、两颊、下颚、面庞。蒙古族型的脸，眼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较宽，颧骨宽阔而突出。这个东洋型的脸，象是在威胁着我说：“哦！你看，你看那！”母亲去世后，姐姐终于放弃了她为之而吃尽了千辛万苦的家庭，回到了娘家。我一直认为姐姐和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我呢，我又何尝不是呢。皮肤失去了光泽后的我，那张脸不就和母亲一模一样了么。并且我心里很清楚，我会逐渐地适应这片土地，在东京与日本人混为一体。但是，我决不就此而沮丧。对我来讲，对演员的我来讲，脸就是一张画布。我会非常自信地越过这些恐惧。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张脸，就看我怎么使用了。往上再涂层颜料，什么样的美貌创造不出来呢？完全可以超过年轻时代的我。并且，我可以对自己说，你是美丽的。当我这样一想，马上就感到自己的脸又好看起来，重放光辉了。真怪，我竟然会习惯于这样思考了。

“咚咚”，……响了两下敲门声后，姐姐伸进头来说了声：“可以进来吗？”便轻手轻脚地从地毯上走了过来。她总是那样，走起路来象猫一样弓着身子。看来多亚子在睡午觉呢。姐姐取出了信，信封要比一般的小一些，递给了我。

“昨天他来了。我对他说你不在，他就写了这信……”

我一边听着姐姐的解释，眼睛往信封上扫了一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大跳。那是杉山的字。

“后来呢？……”我看着姐姐问道。

“他什么也没说……昨天晚上我忘了。”

“哦，不要紧。谢谢。”

我想知道的是杉山来的时候的表情，他的情况。但姐姐从不管那么多。她转身走了出去。

“我马上就吃早饭。”冲着姐姐的背影，我说着边启开了信封。听说有个男的往剧团里打过两次电话。信是用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写的。内容是：我想和你见次面。没有什么麻烦事。可能吉良先生已经与你谈过了。我下次再来。字迹歪歪扭扭挤成一团，难看极了。迄今为止，一切事故的原因都暴露在这一字体的性格上。一阵令人讨厌的记忆涌上心头。这是从自己内心最底层泛起来的东西，令人脊骨发凉。好象渔夫用钩子钩住了渔网的一角后，不一会儿整张渔网就会从水中拉起似的，我的记忆也会一连串地冒出水面来。我感到一阵紧张，胸口象是被什么人用力抓了一下。小剧场文艺部办公室里乱七八糟的，那灰尘蒙蒙的架子，靠背破烂的沙发，他的住处，我妈妈曾到那儿去找他、并在门口蹲了半天，那用拙劣的字拼凑成的剧本和贴满了邮票的信封，这些，一下子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可是，田岛先生的影子又和这一切重叠在一起浮现了出来，我们坐在校园一角镶有巨大玻璃门的谈话室里。田岛先生朝我们这儿走来。那时他穿着黑色裤子。英语副教授岩井扭扭捏捏象个大姑娘似地简单地介绍了两三句。在岩井副教授介绍的当儿，田岛先生以自己温文尔雅的神态，使惊惶失措的岩井先生和万分紧张的我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看上去有四十岁左右，那走路的样子每迈一步都是非常有意识的。他那谨慎而又沉着的态度与日本

绅士的威严是截然不同的。我隐隐约约地想起了父亲在家中来回踱步时的情景，那股烟草味。还有常来我家作客的麦克卡拉先生以及麦克卡拉太太身上那股蛋糕味。田岛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人对己均毫无偏袒的态度，正是我们一伙人在演出外国剧目时所欠缺的东西。土岐也好、笛子也好，都是光顾自己，简直是头脑僵化的典型的日本人。这是我从父亲和田岛先生身上找到的共同点。不过，那些都是在日后才逐步明白过来的。

“前不久我刚从欧洲访问回来，想和大家谈谈欧洲新式实验戏曲……”接着，他列举了一大堆人名：皮纳洛夫、邓赛尼④、彼得埃夫、维尤·柯伦比埃、科来占，还有艺术剧团的事，纯粹戏曲和实验剧场等等。那时的话和日后我在蔷薇剧团排练时，不断听到的表演技术论，都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团。但是，穿着黑色裤子的腿悄然无息地左右交替着向前伸去，这一初次见面时的第一印象，才是促使我加入蔷薇剧团的真正原因。

在那之后，我们又以研究动作为名，请他看了凯普莱特家中厅堂⑤的一场。这是一个多星期前刚演过的外语剧。那天可羞死人了。大家对台词都很有把握，但由于研究会会长岩井先生一上来就怯了场，影响了大家的情绪。排练一结束，田岛先生就用手指着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眼神之尖锐，差点没把我的魂吓飞了。他说：“你完全不用演技，演得不错。不过换句话说，这可全是你的身材和脸的功劳。罗密欧只是空有其名。不过，这些都不是什么行家的意见，也许说得太过份了。”而对其他的人则只字没提。听说，后来他又向奥家先生和岩井先生发了一通赞美之词，并且还问了我的情况。毕业以后，我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这是我最不愿干的职业，但也无可奈何。只

是我在刚刚多少有些习惯了时，突然被田岛先生召唤了去。我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让我扮演安娘。从此以后我就被抛进了旋涡之中。那是由令人闻之丧胆的严酷的排练，演员之间的坏心眼和妒嫉等激流所造成的旋涡。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正吃着饭呢，多亚子在玻璃门的那边露出脸来，双手推着玻璃，嘴里喊道：“阿姨，阿姨，我要吃……吃。”这时不是哭声了。多亚子那还不太清楚的童音，说来也真令人脸红，竟会使我感到很舒服，把我从郁郁不乐之中用暴力拽了出来。暴力，啊！孩子的暴力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当我高兴之时，只要瞅一眼多亚子的脸，就会感到有一股清泉从心中喷起，又象是在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姐姐让多亚子一个人在玩，自己好象在用昨天晚上的洗澡水在洗着什么。我举手用筷子招呼着多亚子：“来，来，来！”随即就站起来，跑过去打开了玻璃门，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用筷子夹了点东西喂她。孩子的可爱和孩子的存在会给我造成的恐惧，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而在这其中，又有一个极小的世界。这就是现在，我和多亚子两个人存在的犹如灯泡内的空间。这一明灯温暖了我的心。我将脸紧贴在多亚子剪成了刘海的童发上，享受着乌黑的头发散发出的阳光的芬芳。正在这时，姐姐进来了。她双手红到肘关节处，象是到房间里去取什么东西，说了句：“哟，你真舒服，多亚子。”这句话一下子在我那微小的温和之心上笼上一层阴霾。让多亚子坐在我膝盖上，这让姐姐看见是很羞耻的。这一羞耻之念又变成了一股怒气。同时，这一羞耻之心又象火星一样，一下子点燃了一大片。

姐姐是认识杉山的，她明知昨晚来的人是杉山而不告诉我。并且那个杉山，不知又向姐姐讲了些什么关于我的话。我怎么就

这么天真地泰然处之呢？今天早晨可不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感到无法原谅自己了。对了，我的不安、恐惧，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总认为，如果只是在别人眼里我很正常、没有什么破绽的话，我当然就应该用那种神态去玩，但我现在却饶不了自己。姐姐赤裸着两只胳膊，象大忙人似的，并且她那副神气，好象是觉得只要把多亚子推给我，我就会高兴。我十分讨厌别人这样理解自己。光凭这点我就要对自己、对姐姐火冒三丈。我的世界开始动摇了。在饭上倒了点茶水，好不容易将它灌了下去，然后就象从火药包上摘去吱吱冒烟的导火线一样，嘴里说着：“哦，看，那儿鸽子咕咕。嘘……嘘……。”而一边把多亚子带到门外，哗啦一声拉上了玻璃门。

我转身进了屋，将门关上的同时，多亚子的哭声就响起来了，象是从后面追赶着我而来。这声音太令人可怕了。我简直想用双手薅自己的头发。哎呀，坏了！就在我这么想的一刹那，尽管有流水声和姐姐那“哦！好孩子，乖孩子，妈妈马上就来了”的哄孩子的声音，但那哭声仍勾起了我为不生孩子而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的苦痛。这又与刚才杉山的那封信揉合在一起了。我急急忙忙地化起妆来，象是为了从恐惧中逃走一样。在眼角上略画了两笔，两颊上象日本人那样抹了两下，目的是不让它引人注目，在下颚和脖颈处又刷了点白色。几乎是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完工了。接着又性急慌忙地从抽屉里、从昨天晚上带回来的提包中，胡乱将随身所需的用品抓了出来，急急忙忙地套上姐姐给我擦好的皮鞋，象是逃离着了火的房子一样，从门口窜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直到拐弯角上，脚步才逐渐地慢了起来，并且慢慢地恢复了我那只有一个人时才有的平静。

沿着篱笆墙，一溜矮小的房屋、门、台阶、大门旁的便门等充满日本味儿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使我非常难受。哪儿都一样，千篇一律。在战争时，由于父亲汇款的中断，我和母亲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战争的第三、第四个年头，过的是极端贫困的生活。于是，杉山就想出了个演出计划。在慰问演出的旗号下，在日本国内、中国、台湾等地到处巡回，演出蹩脚的军国主义剧目。没有比那更差劲的戏了。当时契诃夫、奥尔尼^⑥等都在被禁之列。化妆时，为了掩盖自己的皮肤，我使用了许多刺激性很强的赭土，并染了头发。在这么个人工造成的日本人外壳中，我忍声屏息，不断地窥视着四周的动静。那是在日本乡村的一个小站上。当时就是那儿还可以，和相声演员、说单口、双人相声的一直在一起。回到东京时，我还以为是四个月呢，实际上已经是六个月了。我已经感觉到腹中的蠕动了。尽管如此，杉山坚持要打掉。当时，我从我的脸上已经可以看出那一生命的存在了，我自己也很清楚。不过，我还是同意了。就在郊区的一家小医院里动了手术。手术完了后，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我并不以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即使在生活很舒服的时候，我也不会要孩子的。当时，由于战争，意识形态和套在我身上的日本式假面具等的折磨，使得“艺术”这一冠冕堂皇而又模棱两可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几乎到了不付出一点牺牲便无法加以核实的地步。对我的艺术来讲，如同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的翻译剧目——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等等戏曲均被驱逐得一干二净。而这些戏剧中所内藏的人性，对我来讲是最为重要的生存场所，其价值要超过欧洲本身。由于这一牺牲，使得那对既非日本又非欧洲的翻译剧目的执拗的追求，在我的身上得以保全了

来。

手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所以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病房对面的房间、隔壁的房间里，都有新生命的降临。从那时候起，我对婴儿的哭声变得十分敏感了。那不是人的哭声，是猿的。是猿猴在那遥远的原始森林深处、吊在树枝上所发出的哭啼声。就象是被某个巨大的动物捕获后，即将被吞噬时的凄泣。一只猿猴发出了不祥的呼唤，整个猿猴群便掀起一阵林中波涛，从这个树枝向那个树枝逃窜；弱小的没能逃脱，于是就没命了。它浑身淌着血，内脏被掏出来吃了。但就在这时，它还在哭泣、叫唤。我每天都重复做着同样的梦，并且总被某一房间里的婴儿的哭声吵醒。医生说我没有完全恢复，但我顾不上那些，坚持要求出院。就在出院的那天，我又发病了。我抓住杉山死命地摇晃着他：“你写了那种戏本，还杀死了我的孩子……。”尽管身体还没有能彻底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我仍坐着哭着唠叨了一个晚上，直到窗外发白，也没让他睡。

田岛先生简直将我们抛弃了。他一个人缩在屋里成天埋头翻译古典戏曲。但是，剧团的人总得生活啊。于是，剧团创作组的助理导演杉山，又布置排练他自编的军国主义作品，并亲自任导演，兼作演出经纪人，还出面与军方去办交涉，把我们拽着到处转。我生活中的靠山——杉山，又扔下我去慰问演出了。他一走，我就开始寻思，无论如何不能再与这个人一起生活下去了。我不喜欢那种舞台，讨厌他那个人。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正在巡回演出的杉山后，把母亲叫来接我，和她一起回娘家去了。杉山从巡回演出处赶了回来对我说，他坚决不离婚，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离等，口气非常硬，说得斩钉截铁的。然而，杉山的脸